臺灣原住民族墓葬保護暨返還之研議

——以西拉雅舊社遺存為例

徐小媛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摘要

美國自1990年通過*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美國原住民族墓葬保護及返還法案》，開始積極地實踐將美洲原住民族的人體遺骸與文物歸還給部落。根據法案規定，返還必須經過確認（*identification*）、諮商（*consultation*）和告知（*notification*）三個階段，在確認的階段，必須要釐清欲歸還的人體遺骸和文物與當代的原住民族群之間所存在的文化隸屬關係（*Cultural affiliation*），如何認定遺存與當代族群的文化隸屬關係，即是返還過程首要面臨的問題，NAGPRA將地緣關係、親屬關係、生物學、考古學、語言學、口述傳統、歷史證據以及其他專家意見，都列為證明文化隸屬關係的證據。在法案的實踐過程中，面臨了許多關於文化隸屬關係認定的問題，除了證據匱乏以外，也存在著美國聯邦政府是否承認當代美洲原住民族群體的問題。本文將從NAGPRA法案的發展為出發，就其立法與實踐過程中所面臨的文化隸屬關係問題，並以西拉雅族蕭壟舊社作為案例，討論臺灣對於原住民族文物返還與墓葬保護的立法原則。

關鍵字：NAGPRA、文物返還、文化隸屬關係、蕭壟舊社

一、問題意識

美國於1990年通過了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美國原住民族墓葬保護及返還法案》(以下簡稱NAGPRA)後,落實了將典藏於聯邦政府所資助的博物館和研究機構中的原住民墓葬和文物歸還給原住民部落,且進一步的規定了在發掘聯邦政府所轄的原住民傳統領域時,應該要與當地社群進行諮商,取得族群的同意後才得以進行發掘研究。在進行蕭壟舊社發掘的過程中,面臨當地居民的疑問:「這些出土的東西是誰的?」這個問題背後,包含了當代如何認定考古出土遺物的歸屬權?原史時期階段的文化隸屬關係要如何認定?因此想試著從發展已久的NAGPRA為出發點,就其實踐過程中所面臨的文化隸屬關係問題,並以西拉雅族蕭壟舊社作為案例,討論臺灣對於原住民族文物返還與墓葬保護的立法原則。

(一) 返還與歸葬的意義

NAGPRA法案的成立,被視為是人權、財產權、行政法、原住民權利的落實(Nash & Colwell 2020)。文物返還與遺骸歸葬所牽涉的層面包含宗教、歷史、法律、人權、部落身份與土地、墓葬和死者,NAGPRA背後體現的人權關懷,承認每個遺存與遺骸的皆存在著文化、宗教、精神和社會意義,且這些意義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科學分析的研究,遺存與遺骸是不再僅僅是科學研究的標本,而是族群與過去祖先的連結和長期存續的證明(Sangita & Jaime 2013)。Hemenway(2013)認為,NAGPRA的核心問題是身份,身份背後代表的是個人、群體的世界觀、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是每個人、族群都有應該要擁有實踐自身信仰的權利,且不可被剝奪。美洲原住民族的信仰過去被視為違法,甚至喪失了土地、語言、人和物品,導致族群的身份受到了挑戰,如果沒有傳統知識、習俗、儀式和聖物來幫助身份的延續,族群的本質就會消失。

“Desecrate a white grave and you get jail. Desecrate an Indian grave and you get a PhD” (Walter R. Echo-Hawk, 1990 cited in Arnold, 1990: 28)

由上述的引言昭示了過去美國考古學的研究者,並未將原住民墓葬、遺骸視為死者或是人體遺骸,而是科學研究的材料。這侵犯了原住民的個人人權,也揭

示了對於白人群體和印地安族群之間的差別待遇。NAGPRA的頒布，修正了過去對於原住民族人體遺骸的不檔措施，將人體遺骸視為死者，並基於死者的宗教與文化背景，給予其相應的歸葬程序，平衡了長時間以來，法律上對待原住民人體遺骸的差別待遇。

對於原住民族群而言，文物返還與遺骸歸葬也代表著去殖民化的意涵和政治訴求，在NAGPRA討論文物歸屬權的過程中，同時調查了博物館或是研究機構是如何取得文物或是人體遺骸的，這當中涉及了物權轉換的問題，文物與遺骸的來源，有可能是源於殖民時代的掠奪、外來傳教士沒收、基於研究聯邦政府的土地上發掘、私人捐贈或是向原住民族群購買的，然而當涉及買賣時，單一個體或家族並不足以代表整體族群決定文物或是遺骸的買賣行為，因此，博物館方需要提出相關的證明來證實文物的取得是通過全體族人或是足以代表族群群體的委員會所同意得，否則，文物必須歸還給原有的族群（Moira 1996）。藉著清點館內庫存建立遺骸與文物清單的同時，重新思考典藏原住民文物的意義。要求博物館將歸還所典藏的文物，即意味著對過去殖民掠奪所施加的不當措施做出補償（張慧端2012）。

從行政法的層面來看，NAGPRA與其附屬的相關條例，具體的提除如何執行返還與歸葬程序，包含要求藏有原住民族文物和遺骸的博物館和研究機構，在法案公布的時限內，提出典藏於博物館中的原住民相關遺存清冊，並通知相關原住民團體，進一步的討論和協商如何將文物返還到部落之中，或是遺骸應該如何處置，在該法案中，明確的定義了不同的文物，包含宗教聖物、陪葬品與人體遺骸。至於原住民族權利的落實，除了前述的返還之外，法案亦規定了在原住民部落領域內的考古發掘研究，必須要與相關的部落進行諮商，取得研究的同意權。在返還的過程中，也必須尊重原住民族對待文物的文化（Echo-Hawk 1986）。

二、原住民族文物返還暨墓葬歸葬實踐

1990年11月16日美國通過了NAGPRA，該法案要求聯邦政府與其機構、博物館等單位，將文化物品，包含陪葬品、聖物、文化遺產返還給美國原住民族群，並且要將遺骸重新歸葬（Gould 2014）。至於返還的對象，應為美國原住民族的直系後裔為先，並且確認其文化隸屬關係；當無法指認直系後裔時，則考量文物與遺骸是否出於原住民族群的部落領域，或是與該文物相關聯的原住民族群，由關

聯性較強者擁有對文物或是遺骸的權利；至於無人認領的文物與遺骸，則另外由審查委員會、美國原住民團體、博物館代表和科學界協商後頒布的法規進行處理。如果有人要在原住民族部落領域或聯邦政府的土地中採集文物，或者研究原住民族相關的文物與墓葬，則需要經過與部落組織的協商，並在取得同意後才得以進行（25 U.S.C. §3002）。

法案中明確地定義了所使用的名詞，人體遺骸（human remains）的定義為某個具有美洲原住民血統的遺體，廣泛的包涵了骨頭、牙齒、頭髮、骨灰木乃伊化或是特殊處理保留下的軟組織（43 CFR § 10.2；McKeown & Hutt 2003）。文化物品（cultural items）包含了陪葬品（funerary objects）、聖物（sacred objects）和文化遺產（cultural patrimony）。陪葬品指的是「在某個文化中與死亡儀式有所關聯，並且被認定在人類死亡之時或之後與人體遺骸放在一起的物品」，其中又根據該物品是否有和人體遺骸一起被博物館典藏，而區分成有／無相關陪葬品（associated／unassociated）。聖物定義為「美洲原住民傳統宗教領袖在實踐傳統宗教儀式時，所需要用的特定用品」。文化遺產是指「對美洲原住民群體或文化俱有持續的歷史、傳統或文化重要性的物品，該物品不屬於任何人，無論個人是否為印地安人部落或是夏威夷原住民組織的成員，且不得被轉讓、挪用或是以個人身份轉讓；該物品與有關的族群之間被認為是不可分割的。」（25 U.S.C. §3001）。

至於NAGPRA規範中涉及返還的單位包括聯邦機構（Federal agency）和博物館（museum），而接收單位包含印地安部落（Indian tribe）和夏威夷原住民組織（Native Hawaiian organization）。在定義上聯邦機構為「美國聯邦政府中的任何部門機關、機構與單位」；博物館則指「任何接受聯邦政府資金並擁有或控制美洲原住民族文物的機構、州或地方政府機關（包含高等教育機構）」。印地安部落則是指「任何部落、族群、游邦或是其他有組織的印地安人團體或社群，包含受《阿拉斯加原住民土地權利處理法》（Alaska Native Claims Settlement Act）所承認的所有阿拉斯加原住民村落（Alaska Native village）」（25 U.S.C. §3001）。

（一）美國NAGPRA法案的發展與過程

在NAGPRA成立之前，1960年代的美國就已經出現遺骸歸葬的案例，隨著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美洲印地安運動（American Indian Movement，AIM）的積極行動，明確要求考古學者和博物館針對聖物與人類遺骸，提出具體且合乎道德倫理的處置辦法。1976年愛荷華州即因為高速公路開發面臨處理印地安人遺

骸的問題，在與愛荷華州的印地安諮詢委員會及附屬部落的監督和同意之下，進行遺骸的研究，並且將其歸葬在發掘地附近的國有墓地，成為一個成功的案例。在1986年的世界考古大會中，提出了關於原住民文物返還與遺骸歸葬的討論，當中多數的考古學者同意返還與歸葬的行動。1988年內布拉斯加州歷史學會拒絕歸還與波尼族（Pawnee）直接相關的文物以及遺骸，在美洲原住民族權利基金會（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NARF）的協助之下，聯同其他部落向內布拉斯加州立法機關尋求協助，推動《無標記人類墓地和骨骼遺骸保護法》，並於1989年通過該法案，該批文物與遺骸得已歸還給波尼族人，與此同時也要求公共博物館將所有部落可識別的骨骼遺骸和墓葬祭品歸還給要求重新安葬的部落。到了1990年立基於《無標記人類墓地和骨骼遺骸保護法》的NAGPRA法案才正式的成立（Moir 1996；Zimmerman 2014）。

1986年北夏安族代表（Northern Cheyenne representatives）在發現了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庫藏了將近18,500具美洲原住民人體遺骸，這個發現促使印地安部落和組織倡議設立專責遺骸與文物返還的委員會，來處理博物館與原住民部落之間的涉及遺骸與文物的糾紛，然而該提案並未被採納。1989年《美洲原住民博物館法案》（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ct，簡稱博物館法案）的通過，促使史密森學會建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並要求史密森學會基於現有科學研究與史料建立一份典藏清單，提供給相關的印地安部落，並進一步的與部落協商遺骸與文物返還的問題，博物館法提供了NAGPRA立法階段的參考（Jack 2013）。

除了博物館法外，1990年亞利桑那州哈德博物館（Heard Museum）發表了一個由博物館代表、科學家 and 美洲原住民組成的專家小組報告，該份報告建議了聯邦政府建立規範來執行原住民遺骸與文物的返還，並建議博物館提供與印地安部落有關的藏品清單，主動與部落進行協商，並在進行遺骸與文物的處置時，尊重印地安部落的決定權以及原住民的人權（Heard Museum 1990）。

在立法的過程中，受到來自美國考古學會（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SAA）與博物館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AAM）部分成員的反彈，理由包含擔心遺物被返還後無法獲得妥善的保存、博物館未來可能面臨沒有藏品，或是基於無法明確釐清文化隸屬關係等原因不願意落實文物返還。針對SAA與AAM所提出的質疑，法案也對於文化隸屬關係和陪葬品、神聖物品的定義進行了調整；也又部分的專家在了解原住民部落對於文物的訴求後轉

而支持法案的通過（Jack & Echo-Hawk 1992；Zimmerman 2014）。

（二）美國NAGPRA法案的實踐

NAGPRA旨在保護美國原住民族墓葬以及其他相關的權利，該法案要求聯邦政府與其機構、博物館等單位，將文化物品，包含陪葬品、聖物、文化遺產返還給美國原住民族群，並且要將遺骸重新歸葬（Gould 2014）。持有或是典藏原住民文物與遺骸的聯邦政府單位以及博物館，需要製作清冊並了解文物與原住民族在地理與文化上的隸屬關係，在確認了隸屬關係後，就必須通知相關的原住民部落或是組織，進一步的協商文物與遺骸的處理辦法（25 U.S.C. §3003）。此外，對於採集的其他文物、聖物或是文化遺產，都必須描述收藏的範圍、物品種類、地理位置、獲取方式和時期以及易於確定的文化歸屬（25 U.S.C. §3004）。

至於返還的對象，應為美國原住民族的直系後裔為先，並且確認其文化隸屬關係；當無法指認直系後裔時，則考量文物與遺骸是否出於原住民族群的部落領域，或是與該文物相關聯的原住民族群，由關聯性較強者擁有對文物或是遺骸的權利；至於無人認領的文物與遺骸，則另外由審查委員會、美國原住民團體、博物館代表和科學界協商後頒布的法規進行處理。如果有人要在原住民族部落領域或聯邦政府的土地中採集文物，或者研究原住民族相關的文物與墓葬，則需要經過與部落組織的協商，並在取得同意後才得以進行（25 U.S.C. §3001、3002）。

在行政的職責劃分上，由於內政部管轄了聯邦政府的土地、文物和歷史資料，且其附屬機構包含了印地安事務管理局、土地管理局、國家公園管理局等相關的行政單位，內政部成了NAGPRA在執行上的負責單位，主要的決策者為內政部長。1991年8月時任的內政部長Manuel Lujan簽署並提交了美洲原住民墳墓保護暨返還審查委員會章程，開始了返還的行政流程。審查委員會的成員有7人，其中3名必須是從印地安部落、夏威夷原住民組織和美洲原住民傳統領袖所提交的名單中選出，且至少有2人是傳統印地安宗教領袖；另外3人則由國家博物館組織與科學研究機構所提交的名單中任命，另有1人是上述兩份名單中任命（25 U.S.C. § 3006）。委員會負責監督NAGPRA清單和認定過程；審核文物身份、文化隸屬關係的調查結果；促進解決爭端；編制聯邦機構與博物館庫藏中無法識別的人體遺骸清單，並且提供具體行動建議來處理這類遺骸；針對審查委員會的工作內容與相關的印地安部落、夏威夷原住民組織和博物館進行協商；與內政部長商討NAGPRA法規的制定與實施；和提出被返還文物未來的維護建議（McKeown 2010，

2013)。

針對不遵守法案的聯邦機構與博物館，審查委員會也通過了NAGPRA的民事處罰條例，未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清冊的發布與通知、拒絕將文物歸還給直系後裔或有文化隸屬關係的印地安部落與夏威夷原住民組織、違法販賣或轉讓文物、返還時沒有詳盡告知使用有毒物質保護文物、未依照程序進行返還等行為，都將受到民事處罰（25 U.S.C. §3007；43 CFR § 10.12）。

從原住民部落的視角來檢視NAGPRA的返還程序，始於部落接收到來自博物館、聯邦機構關於符合返還條件的文物、遺骸清冊，接著部落內部開始考量是否有能力管理、如何處理返還的文物與遺骸，以及對於這些文物、遺骸的未來研究或是使用方式。在執行的過程中，亦會出現博物館所認定的歸屬與原住民部落所認定的有所差異，在此情形之下，返還的行動則會暫停。當一件文物被認定有潛在的返還對象時，博物館方會邀請該對象前往參觀，而後進一步討論是否需要執行，若部落同意返還則著手進行申請、擬定返還的行程表、發布公告，與此同時，博物館方需要對於被返還物進行污染檢測，避免造成典藏時作為保存媒材的有毒化學物品污染擴散。文物與遺骸點交時，需要簽署相關的法律文件，大多的神聖物品會交由部落中的傳統宗教領袖保管，而其他文物可能被展示於部落博物館，人類遺骸的部分則會被重新埋葬，理想的埋葬地點為原下葬地點，若無法達成則可能選在原下葬地點的附近，或是另尋一不易受打擾的地點重新下葬，避免先人再受打攪（Liebmann 2014）。

（三）美國NAGPRA法案實踐的問題

NAGPRA至今已有30年的施行經驗，在執行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問題，其中，最為棘手的便是「文化隸屬關係」的認定，法律上對文化隸屬關係的定義為「當代的印地安部落或是夏威夷原住民組織，與早期存在的某個可辨識群體之間，有共享的群體身份關係，而這樣的群體身份，可以合理在歷史上或是史前時期追溯。」也就是說，共享的群體身份關係相關證據必須要能證明當代的部落是某個早期群體的后裔（25 U.S.C. §3002；Schillaci & Bustard 2010）。

在確認一件文物或遺骸的身份時，會面臨到兩個問題，首先其是否為原住民族的文化物品？再來便是其是屬於哪個原住民族群文化？當典藏單位無法判定文物或是遺骸的隸屬關係時，便會將該文物標誌為文化無法辨識的遺存，定義為「博物館或聯邦機構收藏的人類遺骸和相關陪葬品，在清點過程中沒有發現其直

系後裔或文化隸屬相關的印第安部落或夏威夷原住民組織」(43 CFR § 10.2)，這類的遺存將無法進入返還的程序。文化上無法辨識的遺存大致可分成兩種，以一種是無法辨識，第二種是身份不明。造成文化無法辨識原因有可能是因為遺骸或遺物本身的保存狀況不佳，而無法進行辨識，或是收藏時沒有建立明確的紀錄，因此無法提供有效的證據證明其隸屬關係。而身份不明的遺存，指的是在當代族群中無法找到對應或共享隸屬關係群體的遺骸或文物。造成遺存身份不明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該遺骸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已經消失或演變成其他的群體，因此沒有直系對應的族群；另一種可能就是與其直接相關的族群不受當代聯邦政府的承認 (Birkhold 2011)。

Schillaci和Bustard (2010) 從體質人類學的角度出發，針對文化隸屬關係判斷的進行討論，文中以查科文化國家歷史公園 (Chaco Cultur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CCNAP) 典藏的人體遺骸與陪葬品歸還案作為案例探討。查科峽谷 (Chaco Canyon) 範圍內有許多不同的美洲原住民族群，包含Pueblos、Hopi、Navajo等族群和部落，在決定由哪些部落可以決定人體遺骸的歸葬時，出現文化隸屬認定的矛盾，因為長時間的族群混合，致使血緣的證據不足以證實單一族群與遺骸直接的相關。NAGPRA所認定的文化隸屬關係，忽略了族群發展的複雜性，也限制了當代族群文化的認同。

第三章的部分將討論考古學研究中，如何認定文化隸屬關係，預計將分成三個小節分別討論「原史階段的考古學文化與人群」聚焦在考古學如何釐清原史階段的文化與早期人群兩者之間的關係，接著討論臺灣考古學中西拉雅文化的物質文化內涵，最後試著釐清西拉雅文化與西拉雅人之間的關係。

三、考古學西拉雅文化與西拉雅族群文化隸屬關係

在西拉雅族群的文化隸屬關係討論中，可以從歷史證據、地理、考古、口述傳統中建立與過去舊社遺存的關聯。荷蘭文獻中記載，西拉雅族群主要有四個大社，即為蕭壠、麻豆、新港以及目加溜灣社。根據2008-2010年間執行的臺南縣遺址調查與研究計畫與南科地區的考古調查研究 (劉益昌 2008、2010)，臺南的史前文化，大致可分成大埕坑文化、牛稠子文化、大湖文化、蔦松文化、西拉雅文化以及歷史時期，其中南科區域針對蔦松時期的晚期至歷史時期的過渡階段，臧

振華等人將其劃分為西拉雅文化（李匡悌 2004）。西拉雅文化的特色在於普遍出現貝類與動、植物的遺留，鐵器的數量增多，出現漢人的硬陶器與瓷器，以及經由外來貿易而得的玻璃珠、環等裝飾品（馬耀·基朗 2012）。

蕭壠社位於曾文溪下游的沖積平原上，社址大約在現今的臺南市佳里區三五甲南勢以北佳里國中以南一帶，勢力範圍擴及漚汪、篤加等區域（今將軍區漚汪、七股區篤加）（石萬壽 1990；林俊霖 2009）。隨著鄭成功來臺與漢人勢力的擴張，蕭壠社人逐漸向東遷徙至桔根耍莊，即是現在的吉貝耍部落（盧嘉興 1956）。與蕭壠社相關的考古遺址大範圍區域可能涵蓋北頭洋、番子塢、佳通橋、佳龍橋、佳中橋、鹽埕地、外渡頭、港墘子、佳里國中等遺址，這些遺址年代大多為蔦松文化晚期（劉益昌等 2018）。

第五章則討論臺灣原住民族考古遺存的歸屬權利與立法原則，了解文資主管機關、博物館對於返還文物的想法。

參考資料

石萬壽

1990 《台灣的拜壺民族》。臺北：臺原出版社。

李匡悌 (Li, Kuang-ti)

2004 《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畫期末報告》。臺南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林俊霖

2009 〈佳里鎮的開發與社會變遷（1623-1945）〉。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

馬耀·基朗

2012 〈從考古遺址看西拉雅的歷史－以南科地區為例〉。《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 11: 89-107

張慧端

2012 〈博物館館藏原住民文物之保存與歸還議題探究〉。博物館學季刊 26(3):133-149。

劉益昌、許清保、顏廷仔

2008 《臺南縣考古遺址調查與研究計畫第一期溪北地區》。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劉益昌、顏廷仔、吳佩秦

2010 《臺南縣考古遺址調查與研究計畫第二期溪南地區 11 鄉鎮》。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劉益昌、鍾國風、熊仲卿

2018 《臺南市西拉雅族文化資產第一期先期調查研究與保存可行性評估計畫成果報告》。台南市政府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盧嘉興

1956 〈臺南縣下番社地名考〉。《南瀛文獻》 4(1):1-13。「台南文史研究資料庫」，

<https://tainanstudy.nmth.gov.tw/article/detail/1070/read?highlightQuery=>，2022年12月07日上線。

Eric Hemenway

2013 Finding Our Way Home. *In Accomplishing NAGPRA: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nt, Impact, and Future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Sangita Chari eds, Pp. 83-98.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Gould D. R.

2014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 Archaeology*. Claire Smith, eds. Pp. 5161-5163. New York: Springer Press.

Heard Museum

1990 Report of the Panel for a National Dialogue on Museum/Native American Relations.

Jack F. Trope

2013 The Case for NAGPRA. *In Accomplishing NAGPRA: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nt, Impact, and Future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Sangita Chari eds, Pp. 19-54.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Jack F. Trope & Walter. R. Echo-Hawk

1992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Background and Legislative History.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24-35-77.

Larry J. Zimmerman

2014 Repatriation Arts: Before NAGPRA. *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 Archaeology*. Claire Smith, eds. Pp. 6298-6303. New York: Springer Press.

Liebmann. M

2014 Repatriation Acts : NAGPRA Repatriation in Tribal Practice. *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 Archaeology*. Claire Smith, eds. Pp. 6303-6303. New York: Springer Press.

McKeown C.T.& Hutt S.

2003 In the smaller scope of conscience-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twelve years after. *UCLA J. Environ. Law Policy* 21-153-212.

McKeown C.T.

2013 The Secretary Shall”: Actual and Apparent Delegation of NAGPRA’s Implementation Responsibilities. *In Accomplishing NAGPRA: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nt, Impact, and Future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Sangita Chari eds, Pp. 55-82.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McKeown, C. T.

2010 “A WILLINGNESS TO LISTEN TO EACH SIDE”: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Review Committee, 1991-2010. *Museum Anthropology*, 33(2), 218–233.

Michael A. Schillaci and Wendy J. Bustard

2010 Controversy and Conflict: NAGPRA and the Role of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Determining Cultural Affiliation.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 33(2): 352-373.

Moira G. Simpson

2001 *Making Representations: Museums in the Post-Colonial Era*-Routledge Cultural artefacts. Routledge Press.

Nash, S. E. & Colwell, C.

2020 NAGPRA at 30: The Effects of Repatri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9(1), 225–239.

Sangita Chari & Jaime M.N. Lavallee

2013 *Accomplishing NAGPRA: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nt, Impact, and Future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Walter. R. Echo-Hawk

1986 Museum rights versus Indian rights- guidelines for assessing competing legal interests in Native cultural resources.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Change* 14:437.